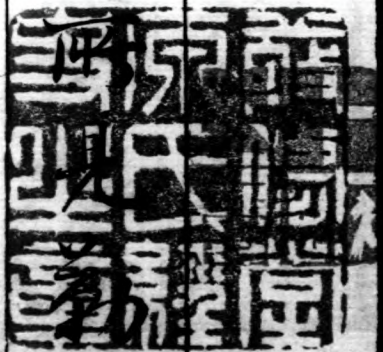


刻詩經說通自叙

六經之解莫難於詩余



成一家之言者不。必要。皆。詩。之。一。班。

非古今人之聰明不能舉詩之全也。

詩固不予人以全也。何以言之。作者

一人。采者一人。解者又一人。以五方之

音。更千載之舌。贅牙者或以脛易之。
况冊代竹。隸代篆。子繕百繡。亥豕互
換。寧復三百篇之舊乎。一也。關雎
養老。騶虞節射。蔓草褰裳。贈行
卷饗。雖云雅頌有所。天子或下取以
卿大夫或上擬。古人作有指而用無

常也。至今迄無定法。二也。詩有贅前
之旨焉。有無表之象焉。有嚮終之
韻焉。可神遇而不可跡求也。可彷彿
見之。不可以筆墨書也。三也。有淺之
之者。深解之而索然。有約略之之者。
詳解之而索然。有不倫不次者。乙之而

索然。四也。大抵訓詁之家以博。詩非
不博也。寓目衝口。詎必博乎。沉蕙之
儒以理。詩非无理也。勞呻康吟。詎析
理乎。辨難之士以義。詩非乏義也。作
非一人。世非一業。詎尋義乎。凡以皆解
詩之沉疴也。猶其小者。其大者在序尊。

序者曰。非子夏不能作。批序者曰。後
人附會之詞耳。兩者皆譏。余謂後序
可去。而首序必不可去。首序難讀。略之
詩等。或一字撮要。或片言含譏。或詞切
而明。或首句而遠。神明之用。生之不窮。
即紫陽嚴斥其解。三多攝入。首序中

言然言通序
所不能渾合者。衛鄭十餘什耳。余受
經廿年。窮覽群書。訪求者宿。深嘆作
者之不可復起。信首序之必不可輕廢。
但身為諸生。不能勇決成一家之依
違。兩端以俟。旁通之代啟。寔有嗷然
者焉。然其不能全舉。三狂夫諸家不

顯名通者。義取通其滯義。歸之合
并。亦以告墨守者。曰窮則變。則通。
今其時矣。嗟乎。詩緣情生。蔽由情淺。
長吟微詠。並可照圓。拂跡刻舟。斯成
頑固。自非夙具詩材。即同編聯席。領
略懸殊。是詩之難。又不在人而在天。故

曰六經之解莫難於詩

萬曆乙卯中秋前三日虎林後學沈

守正識



黃石中鑄

詩經說通凡例

凡六則



一集傳廢首序不無可商時方崇尚豈敢獨違但集傳中頗有似離實合始異終同者非盡紫陽之過疏解日訛漸成河漢今並為融暘歸之本條其顯相矛盾者始題附錄

一附錄之條自不可已以前後說詩無慮百家廢序者獨夾滌紫陽耳聰明競出頗足解頤今異同駢錄使知詩道之廣博也

一詩有大義如四始六義之殊指端門師授之有宗風何以首南而殿幽頌何以終商而卒魯即

神工化筆未易管窺不知涯略詎稱儒者今拔諸家之言以俟折衷統論弁之帙首風雅頌各以類從焉

一古人感觸迫而成聲豈若今人執筆爲文哉分章截句病詩不小但後生不諳世便詆爲盲經安敢作俑第標舊說二字或云姑從不敢不從以別之

一多識鳥獸草木自昔言之其間儀常制度尤稱古奧專門名家勒有成書尚多紕漏况義主銓解何暇證餘間有箋註以療瞪目云爾

一詩之微妙須人自會出口落筆便成筌蹄政如宣尼提誨三千忽欲無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未曾有字妙得斯旨方可言詩若株守陳編翻成毒藥予實望洋敢告同志

乙卯中秋日又識



詩經說通引用書目

正引

魯詩說 申公

毛公詩傳 萇

毛公箋 玄

張子詩說 載

朱子辨序 熹

劉氏詩折衷 宇

新經詩義 王安石

陳少南詩解 鵬飛

韓詩外傳 嬰

鄭康成詩譜

孔氏正義 穎達

曾氏論詩 鞏

歐陽本義 脩

程正叔詩說 頤

蘇子由詩傳 轍

詩故 董道



夾漈辨妄 鄭樵

李三山詳解 樗

呂伯恭讀詩記 祖謙

嚴氏詩輯 粲

續讀詩記 戴溪

詩聞 王嘉文

詩攷 王應麟

詩經大全

徐傲絃詩說 常吉

季彭山解頤 本

折衷 鄒泉

朱鬱儀詩故 謀埠

疑問

五經字義 俱姚舜牧

喬古岡詩釋 時敏

陶逸則註疏纂 其情

卓去病國風說 爾康

陶菴筆記 歸子慕

馮嗣宗名物考 復京

胡休復詩傳 胤嘉

雜引



尚書疏

周禮

大戴禮

小戴禮

儀禮

左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爾雅

劉向說苑

新序

孔叢子

文中子

說文

釋文

水經註

白虎通

杜氏釋例

陸氏草木疏

杜氏左傳註

蘇文忠公集

文獻通考

晁氏書目

丹鉛總錄

菘苑卮言

洹詞

士翼

焦氏筆乘

函史

其它不能悉記

詩經說通卷之首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論大義

卜子夏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未歌之。未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言終詩通 卷之首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世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康成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之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拯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顯彰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谷。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

言終論述 卷之首
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即不尊賢。自是而下屬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

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斯與。文中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于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呂和叔曰。詩中皆有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

王元美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兼之矣。

孔仲達疏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近於頌矣。又曰。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太

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可見王澤雖竭。體

義猶存。故曰變詩王道衰乃作也。

又曰變風變雅之譏刺典刑未亡。觀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林則匡諫之意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譬之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療號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林世亦猶是矣。

崔仲鳧曰風變于幽。斯人亂之可拯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獲麟。皆亂極

反治之意也。

嚴坦叔詩緝曰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

於言而優柔紆徐。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

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

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有首章便見意

餘章變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

者。如載駟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

使人默會者。如碩人倚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勞苦而不

言欲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嘆征

役之勞類。弁刺危亡。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

得之。

蘇子瞻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元美曰。凡詩刺讒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論諸家。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爲三百五篇。嗣其學者爲卜子夏。今詩序一篇。梁昭明定以爲子夏作。首序或曰子夏作。或曰國史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衛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爲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爲毛詩。是時四家並鳴于世。高翊曾祖父嘉父容。及包咸。魏應。皆習魯詩。伏黯任末。景鸞習齊詩。薛漢召馴。楊仁趙曄。張匡習韓詩。三家皆立博士。獨毛氏未立。

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於朝。始得立博士。毛公以其學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衛宏往學于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卽宏也。習毛氏者。尚有徐巡。王述之屬。不詳其系。中興後。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則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駁王肅以伸鄭義。晉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黨於王基。陳統又難孫申鄭。紛紛幾訟焉。宋梁齊陳之間。有宋朝請業。遵所注詩。自號業詩。意義多異。世所不行。

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炫。劉焯之徒。並爲義疏。唐孔穎達與博士王德韶。齊威等。因炫焯疏。本刪煩增略。爲正義四十卷。今行世注疏是也。宋則劉宇詩折衷。歐陽脩本義。王安石新經詩義。程頤詩說。陳少南詩解。董道詩故。鄭樵夾漈辨妄。李樛詳解。呂祖謙讀詩紀。戴溪續讀詩記。王景文詩聞。王應麟詩攷。嚴粲詩緝。猶時與考亭集傳辨說。並行于世。或曰。子夏傳申公。申公傳李尅。尅傳孟仲子。孟仲子小序中。往往見之。仲子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也

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隋所存韓詩止外傳耳內傳亡之已久矣

呂東萊曰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

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葉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襲三家之謬也

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者何也曰豈惟毛詩左氏最後立而世之盛行者獨左氏小戴最

後出而今之言禮者以小戴爲宗此無他六經始出

諸儒講習未精且無他書以資考證故雜僞之說可

人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議論漸精而

古人之遺書又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以考

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毛氏

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

其什鴟鴞也與金縢合什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什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

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出

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源流

於子夏可乎。論毛傳

林氏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故往往難與言言外之旨。論鄭氏箋

周堯卿曰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論毛鄭

晁氏曰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義疏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

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論孔疏

晁氏曰朱叔平日不信符命嘗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矯枉過正舉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論歐陽氏本義

何仲默曰宋人尚不解唐人詩以之以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論刪詩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疏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亾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應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子曰。遷說是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玄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以此推之。何啻三千。朱子曰。三百五篇。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是朱子以詩元未嘗刪也。使詩果未嘗刪。今何以有諸逸詩乎。馬氏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

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錄之者。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不錄者。夫子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詞旨深遠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蕪葭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雖詞意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之心。肩肩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爲近理。若夫

歐陽氏謂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論序

釋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范曄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隋書曰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分以寘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爲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樵作夾漈辨妄始專詆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旁採三家是以事

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爲定馬端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所不信而於國風諸篇詆斥尤多愚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味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序以一言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指以示千載乎而朱子深詆之以爲舍明白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芣苢序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

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序閔周室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則采芣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物乎。叔于田。序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段之詞耳。揚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命。則袁宏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乎。鵠羽陟岵。序以爲征役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序以爲勞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休歸

之無期。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出于困役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党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卽是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於桑中溱洧諸篇乎。又曰。朱子謂序者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刺。君子亦謂朱子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淫。謹如靜女木瓜以下諸

篇是也。

又曰。愚之所以不滿于朱子者。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賓之初筵。韓詩皆與毛序反者也。朱子獨于賓筵。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豈賓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邱栢舟引劉向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非臆說矣。然向嘗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愠也。正與序合。而朱不之信。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可信。而封事不可信乎。予故曰。惡序之太過而未盡。

當乎人心也。

又曰。或云。如子所言。序將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而始。有其意。則自有詩而已。有之矣。鴟鴞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不本于當時作者之意。則鴟鴞諸章。讀之。了不知其爲何物矣。又不然而使盡出于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味之婉微幽奧者。殆類聲警。虎高之隱語。黃絹幼婦之庾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小序固多舛馳。將盡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

出于國史之採錄。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舛馳固時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

晁氏曰。王介甫以序爲詩人所自製。按韓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繁意襍。其非出于一人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說耳。

崔仲鳧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况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窺聖道。

信鄉。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未可詆之爲誣也。

論樂歌

愚按疏云。二雅唯正經用。諸樂變者。雖亦播諸樂。或無算之。爵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按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爲樂歌之正。而變風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爲房中之樂。雅爲燕饗之樂。頌爲郊廟之樂。其實燕饗皆用之。又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

疏云。風用

之天下。故序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

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併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合樂必降於升歌一等。故鄭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郊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註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通論其義也。但大夫而僭用頌。則已甚。故郊特牲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譏之也。歌在堂上。貴人聲也。合樂在堂下。歌

樂俱衆聲俱作也。

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既嚴絕其聲。使又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馬氏曰。不然。左傳季子來聘。請觀周樂。而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得歌異國邪淫之詩乎。嘗因是而思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之

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祭祀乎。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如鄭伯有賦鷄奔。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蔓草。子太叔賦塞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論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

雄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
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
又皆興也。有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
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
則必強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
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自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
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
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
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

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
有取于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
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
強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
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
然。樂府蓋取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
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
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
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

不可以意義說者。

詩經說通卷之首終

詩經說通卷之一

國風一之二

虎林沈守正無回甫纂

國風

蘇子由曰。予聞周之盛詩。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何也。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于衛。文附于秦。皆止於一見。衛

莊姜齊襄鄭昭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僭周。則雖其無詩。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又曰。詩止于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原詩之所爲作。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發而爲詩。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于禮者。而猶知復反于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

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返。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又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有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于陳靈。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爲訓焉耳。

歸季思曰。舊讀風爲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

之謂下以風刺上也。不顯言其事而陰中其情。曰刺將使言行而不嫌。過移而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爲直切譏之。然者乖其意矣。十五國風次。諸儒各有不同。今並載之。以俟論定。不敢臆斷焉。疏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居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欲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鄆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

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美慝。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栢舟之作。當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人相之勳。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旣廣。詩又早作。故爲變風之首。旣以衛爲首。則邶鄘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也。平王東遷。政教微弱。化之所被。僅及畿內。詩後于衛。頃地狹于千

里徒以步玉未改。不可過後諸侯。故次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得周衆。武夾平王。有厲宣之親。緇衣之美。其地雖狹。且勲且親。故次王也。齊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有滯荒之風。襄有鳥獸之行。徒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也。魏雖小國。儉而能勤。有舜禹之遺化。故季札美其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伯。西戎卒爲強國。故次于唐也。陳雖三恪。世食侯封。但民多滯昏。國無令主。故次

于秦也。檜則其君滯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君奢。民勞政僻。季札所不譏。次之于末。宜哉。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例也。鄭譜列王於幽之後者。下接雅頌。併言五世故耳。季札偏觀周樂。於齊之下。卽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想太師所第。自如左氏之次。刪述之後。或有更張。鄭意亦或然也。

程伯淳曰。二南人倫之端。王道之本。故爲風首。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一國而三。其名著首惡。

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併滅。王跡息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廢法失道。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爲列國。故次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入於禽獸矣。襄公聚鹿。其風可知。故次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胄。而風亦變矣。故次魏唐中國微則夷狄盛矣。故次秦。夷狄之風行則先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陳。陳舜之後也。夷道行人倫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亂之極治還。

生焉。幽風趨時勤生。美政善俗。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

蘇子由曰。二南爲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列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幽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于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者。何也。晉之失國。

言經詩通 卷之一 五
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爲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在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爲非特後之。而又兼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

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諸侯也。蓋以爲異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列於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爲之先後焉。以爲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幽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非幽人之詩也。非幽人之詩。而言幽之風。故係之幽。雖係之幽。

而非豳人之詩。故不列於其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

卓去病曰。諸國多東遷。以後詩。夫子志之。以表裏乎春秋者也。二南。周文武始基之作也。衛爲文王子康叔之國。繼周召入相。保釐之績。著于有周。且絜晉而長。參齊秦而親。土地旣廣。詩又早作。亞二南。長列國。宜矣。先邶鄘何也。二國爲衛所滅。皆衛聲矣。安得不屬於衛。擅滅人之國。取人之地。殺人之君。春秋不許也。以尊天王。安得不著邶鄘。故先衛。不得不先邶鄘也。邶鄘小國。而獨先。衛挈之矣。不然。其夷于檜曹乎。

周自平王東遷。王道衰而雅變。政教號令。僅及伊洛之一隅。採風者。等於侯國。而謂之王勢也。理也。蓋周室至此。而天下一大變矣。王室盛則二公行化。統領率屬。以翼戴一人。而天子尊。王室衰則齊晉狎主。糾衆。摟人以自爲雄長。而五霸盛。無五霸則夷猾夏。臣弑君子。弑父。而天下亂。有五霸則攘夷以尊周。誅臣子以尊君父。假仁義竊周禮。而天下治。是齊桓晉文。周天子一時之所倚急也。齊桓晉文之事。孔子終春秋之所與也。故著桓文之事迹。而可以達春秋。明春秋之旨。而可以序十五國風之次。周之東遷。晉鄭是

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鄭者東周之首功也。先晉而鳴。舍鄭其誰當。平王之初。著戴周之績。故王之後。卽次以鄭。楚氛甚惡。伐鄭入蔡。憑凌中原。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十三年。于是乎有北杏之會。十五年。會于鄆。左氏書齊始霸也。僖公四年。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五年。盟首止。九年。會葵丘。而桓公立焉。十七年而卒。是齊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莊僖惠三王之時。故次以齊。晉在魯莊公十六年。王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僖公二年。晉始見春秋。二十五年。重耳歸國。而二十八年。戰城濮。盟踐土。晉于是始霸。三十二

年而卒。是晉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十八年至二十五年之中。故次以魏唐秦爲西翟。僻處金方。無志中國。會盟魯僖公十五年。秦穆公亦十五年。始見春秋。二十八年。會師城濮。二十九年。會盟翟泉。三十年。從晉圍鄭。至魯文公三年。春秋書秦人伐晉。而左氏敘其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六年而卒。是秦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之世。故次以秦陳鄆曹之爲國也。地不大。霸不及。詩不多。繫之于後。微之也。季札之無譏者。此也。魏爲唐滅。夫子不與唐之滅魏也。故先於唐。以從邶鄘。檜之爲鄭滅也。

猶之邶鄘與魏也。不先鄭何也。羔裘逍遙。檜君詩也。然則周召邶鄘者。西周之次也。王鄭齊晉秦者。東周之次也。衛其西周之舊乎。歸然靈光矣。王有風而周東周有鄭齊晉秦四國。而不遽亡。是四國者。東周之棟也。雖惡是能去之乎。其序之先後也。四國自爲之次也。春秋州舉而國。國舉而人。人舉而子。莫不因其漸進而漸與之。吳子曰。好冠來。吳子少進矣。爲其由被髮而能呼冠。嘉之也。秦而後楚。楚而後吳。爲政使楚。吳禮不夷。號不王。而各以其國詩從周太師之採肄。在學宮。則此二國者。夫子必處於秦之後。檜

之前矣。故天之道。曰栽培傾覆。君子之教。曰舍舊謀新。春秋者。傳心之典。傾否之書也。是以君子貴自立也。終之以豳。何也。風之稱豳也。以七月爲豳俗。豳之歸周公也。以豳爲公采地。周公之後。於國風與商頌之後。於魯頌也。以夫子當時。魯親而諸國踈。故魯之風與頌。後於諸國。商親而魯踈。故商之頌。後於魯。以魯當天下。故春秋凡書。必先公。而凡魯必稱我。以夫子當春秋。故春秋書。宋督之弑。不名曰嘉。而字曰孔父。是其先後同異之間。適中其宜。以聽自然。人巧極。天工錯。夫子有心與。不然也。夫子無心與。亦不然也。

因諸國之自爲次。而我序之者也。

二南

鄭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分岐周之地。爲周公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德教尤深。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化。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崔仲鳧曰。文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于列國。王業所由基也。夷之則卑也。

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皆治世之音乎。

朱鬱儀曰。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爲振掉。則爲淒戾。唯南風祥和鬯達。長養萬物。有豈弟而無怫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

卓去病曰。國風惟二詩。可入弦歌。以合韶武。其餘十三國。備觀覽。示勸戒耳。鶉奔相鼠。寓目而足。何必入絲竹乎。故十三國名風。而獨名南。南爲午風。謂之景風。是風以南爲正也。

又曰。二南有江沱漢汝。而無邶鄘衛晉。言化自北而南也。不爲無據。然隘矣。

按南海王佐曰。南樂章名。鼓鍾曰。以雅以南。季札見舞南籥者。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南之爲樂古矣。當以二公詩被之耳。

蘇子由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者。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也。

關雎

通詩俱愛美后妃之詞。朱傳以爲始至時是也。觀參差二章文勢可見。王雎雌雄相匹於河洲。君子淑女敵德而成嘉耦。此興意也。二章承好逑來。唯淑女爲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憂。旣得不勝其喜。所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宮人。只是愛之重之。而形容無已之詞耳。求之未得。是洽陽渭涘。已有人。而文定之祥未行時也。有說作未有其人。則重君子。不重淑女矣。非詩意。琴瑟鍾鼓房中之樂。自所不廢。必曰友之樂之者。愛極而屬之。亦

言。思極而慰之詞也。大抵二南之詩賦性極平。緯情極淡。觸景而興。傳事而止。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躍如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禮義爛熟。竅籟自鳴。非若變風變雅。世乖俗薄。談歡咲並。語怨泣借。而後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味之不足。又從而吟味之。得其意於無詩無字之先。而不拘拘於語言糟粕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然。隔之千里矣。餘放此。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德也。又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詩故云。何以言德。廣嬪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于嗣續。婦德莫難于不妬。太妃能求庶女于窈窕側陋之間。廣為則百斯男之地。厥德何以加焉。睢從毛傳為鴉。此鳥鷺而善漁。每得隈澤澳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有別之謂也。窈窕猶言窈窕。謂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非幽間貞靜之說也。下二章皆狀其不妬也。歸季思云。樂得淑女以事君子。廣求賢助。無我之至也。故曰后妃之德也。

葛覃

音吉。音吊。切。窈。徒。音。切。音。調。俱。深。遠。也。

和韻會入質切音日說文音昵玉篇女人近身衣也

通章重治葛首章是前一段事末章是後一段事服之無斃是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弊也私衣禮衣不必是葛此時亦未必定是衣葛之時也只和服衣蒙體之常服只就見父母上說非王后燕服禕服之謂也一事而女工之勤澣衣之儉備焉張南軒云誦服之無斃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小序云后妃之本也皆斷章意若后妃此時自以治葛是婦人常職勤勞撙節等語寧獨不出諸口初何嘗有是心哉

附錄 季思云於葛尊見其為后妃而不與焉服之無斃服締絡之事無厭斃

卷耳

深達古今閨辭三昧一部楚詞俱可作如是解

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寔事所以謂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痛俱意中安成之旋妄滅之繚繞紛紜息之彌以繁奪之彌以生光景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真而境之所設皆假也安得以不思哉所謂思之正也曰姑曰維以曰不未俱明知不可解而冀解之詞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志也。歸云。思念臣下之勤勞也。婦無外事故云。志耳。懷人遠行。傷懷之人。從役於外。姑酌酒自寬。無聊之至。非后妃誠心憫惻。不能見此情于室中。又云。關雎之樂美淑。卷耳之念勤勞。皆見其大者。蓋上智之所為。非直妻子好合之情。男女離索之感而已。楊用脩云。朱子解是也。但崔嵬三章。卽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却陟岡飲酒。携僕望祖。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

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塗。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涼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穆木

小序云。后妃逮下也。穆木下曲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迎福履。葛藟一類而非一物。媵妾一體而非一人。皆興意也。繫猶係也。荒則不止於繫而奄覆之矣。繫又。不止於荒而旋繞之矣。此時而妾不媮於掩嫡。嫡不怒其偏尊。難之難者也。故福履之綏之將之成。亦因字義而進焉。只作三平無淺深咏嘆亦自佳。

螽斯

三章無淺深。所謂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和氣致祥。自是實理。故曰宜爾。

附錄 小序云。后妃子孫衆多也。詩緝云。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群飛。詩人見其多而歸美之曰。宜乎爾。子孫之振振而盛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

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較朱傳覺含蓄。

季思云。螽斯句。羽詵詵兮。

桃夭

傳以仲春之月為時。非也。夏小正仲春乃期。盡蕃育

之法。非正昏之時也。霜降逆女。水泮殺止。正昏之時也。小序云。男女以正。謂六禮行。無滯奔苟合之事也。

婚姻以時。謂男三十。女二十。皆及盛年也。詩意重此二意。然不得顯言以傷王民皞皞之象。只淡淡叙之。

子于歸。宜室宜家。室宜家人。而以正以時。思過半矣。使不正不時。而何以宜乎。桃夭者。興之子年盛容

華也。非必以所見言也。小序云。后妃之所致也。不

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噫。此豈可以家喻戶曉

哉。道行於上。俗美於下矣。是所謂風也。

與禮不合

兔置

詩經說通

卷之一

十五

詩人偶因所見而味之舉一兔置而當時隨地皆賢
可見矣言此張肅肅之置操丁丁之杙者貌而得之
固赳赳一武夫耳若論其才雖以之爲公侯之干城
可也爲好仇可也爲腹心可也再三嘆之見其才之
無不備也當時之人用則爲疏附後先不用則安
於農桑狩獵各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廊
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小試其才於兔置之中也
但詩人從旁觀之而見其未始不可干城可好仇可
腹心云耳然非爲國家惜人才亦非爲斯人嘆淪落
平平叙述而械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美也 詩故云非也文治於
岐四方無侮寢甲止戈武夫無所效其用相與優游
田野從事置罔以銷磨其壯心焉干城云云計其才
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爲國家治平喜矣

芣苢

相將而往往而采采而有而掇焉而捋焉而芣苢而
禩焉因其固然行乎必然而實不識不知之自然此
之謂王民皞皞也無事相樂非婦人口中語 舊說
掇拾其穗也芣苢無取穗者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
者捋之也

附錄 小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愚按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唯不恐其不輕。和樂安寧。則生育之事。唯恐其不保。即婦人之但采芣苢。以備產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矣。不然信知生男強。不如生女好。方憂離析之不暇。而暇采芣苢乎。

漢廣

三章無淺深。各上四句。是欽慕其德重。下四句。是沮息其干求也。水上挺而無塵。如高潔而難攀。此興意也。女非不可求也。父母以命之。媒妁以先之。六禮以將之。此求遊女之道也。猶之涉江漢者。理舟楫。此涉

江漢之道也。如不畏漢之廣。而思潛行以泳。不畏江之永。而思乘桴以方。江漢何地。而可漫試乎哉。既曰喬木。又曰漢廣。曰江永。皆極力狀之之詞。下二章。即上不可求。意而反覆嘆之。於錯薪中。而獨得刈楚刈蒿。以之子歸。而獨得秣馬秣駒。皆難得可喜之事也。秣馬秣駒。是愛德之深語。猶後人云。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云耳。若曰。雖不可求。而庶幾得近之。則敢請子佩。猶然情欲之感矣。或疑文王之世。尚有遊女。不知士女出遊。江漢之舊俗也。第被化之遊女。非復昔日之遊女耳。然曰。不可求。則前此已有可求者。

看書獨俱復
眼

矣。愚嘗謂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忘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靡之風，其心悔故，詩多湧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於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國故也。

附錄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婦良先，娶翹翹，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不可得而求也。○其說妙甚。

汝墳

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

皆受命于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荆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籍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鵲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遐棄照而多為恤者是，非忘我實多之意。

附錄 毛傳云。調朝也。疏云。如朝饑之不可忍。焦氏
易林云。怒如旦饑。季思云。既見二句。感條猶能復
生。既見君子。當不遐棄我。恃君子之不遐棄者。所以
寬其思也。王室如燬。役未休。勞未已也。恐其君子亟
去之。則勉之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言文王甚邇。見
家之無恙。使盡心王事。無念家也。季思蓋以爲思
君子之詩。第後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閔與思異。則
作對語說亦是。

麟趾

小序云。關雎之應也。極得詩旨。贅之曰。衰世之公子

皆仁厚。則謬矣。凡物有趾必踈。有定必抵。有角必觸。
獨麟不然。以其性之仁也。詩意重麟上。以興文王太
姒。趾定角必非一一配合也。有是振振之公子。公姓
公族。將三代之長。太和之治。皆開於此。故曰吁嗟麟
兮。是關雎之應也。

附錄 朱傳亦是。但麟字作兩解。又以麟爲瑞。亦少
悠長。愚欲只兩兩叙述。而嘆美之。大意云。麟之有趾
而不踈也。公子之振振而不殘忍也。豈無所本而若
此哉。吁嗟麟兮。有麟而後有是趾也。有文王太姒而
後有是公子也。二章做此。只味嘆麟而歸美之意。自

在所謂關雎之應也。未知是否。季思云。公姓。公同生兄弟。禮記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注云。姓之言生也。公族。公同祖。趾定角。自下而上。則公子。公姓。公族。亦自下而上。故知公姓是同生兄弟。舊說。公子。周南國君之子。

召南

總見前

鵲巢

舊說。鳩拙宜享成巢。之子有德宜享盛禮。此興意也。德安在。拙如鳩。卽德也。何以言之。婦道無成。非無非無儀。何以正位於中宮。非德言容功。何以稱有夫人。

之位。居之方之。誠未易矣。故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其義精矣。至於盈之。則挾姪姊以聚居。其德又不待言矣。有德如是。百兩之迎送。又何歎焉。百兩。自諸侯常禮。必有德者。始足以當之耳。成之。照舊承上說。彼以百兩來。此以百兩往。衆媵姪姊。爛其盈門。而二姓之好成矣。

附錄 詩故云。序云。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姊俱來也。諸侯一娶九女。嘗有挾忌不與偕行者矣。夫人獨能將之。故作者樂歌其事焉。猶關雎之求淑女以進也。

采蘩

詩故云。祭有烝有禴。烝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
 歲味。莫先於蘩。孟春始芽。香脆可珍。采而薦之。理或
 然也。通詩重敬以修職上。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
 必冠以公侯者。雖備內官。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
 公侯宮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無專成
 故也。敬於僮僮。祈祈見之。僮僮有所以聳之也。祈祈
 有所以留之也。舊說首二章備蘩時事。僮僮二句
 薦蘩時事。祈祈二句撤蘩時事。第傳云。被首飾也。編
 髮為之。考天官王后配六服之副編次。副以覆首。如

今之步搖然。編編髮為之。次次第髮為之。但祭時服
 翟。則首當副。不當編次也。故孔氏疏云。被之僮僮。是
 未祭而視。漑濯饔飧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
 漑濯。朝視饔飧。所謂夙夜在公也。被之祈祈。是祭畢
 而什服以去之時。明此時必不服翟。則首或編或次
 耳。理似近之。但與時說。以僮僮二句為薦蘩時事。不
 合耳。蓋毛傳訓首飾。以被為副編次之總名。必曰編
 髮為之。便似專言編次矣。至偕老章亦云編髮為之。
 則混編次於副。更不可矣。

草蟲

小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陸氏云。草虫鳴則阜
螽躍而從之。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為感果
爾。不幾動于情欲乎。夫夫婦居則忘別。則思。必別則
感。時而思。情之正也。又何必緣物乎。草虫阜螽。諸說
俱不定何時。詩故云。草虫。蜻蛚。寒蟬之總名。張衡大
火流草虫鳴是也。早螽。螽斯也。草虫鳴。早螽躍。深秋
候也。采蕨采薇。暮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
悠遠。吉凶莫卜。故不能不憂耳。

采蘋

蘋藻而采之。盛之。湘之。奠之。亦主婦常職耳。獨其尸

之者。乃有齊之季女。齊固所以貫於采盛湘奠之中。
而昭其明信者也。曰季女。見非歷練之世婦。尤為難
取。本之則家訓推之。則婦順於此。可想焉。是之謂風
也。

甘棠

武王分陝。始稱二伯。此云召伯。當作於武王之世。而
繫之召南者。或巡行在文王之日歟。疏曰。得自南國。
故係之。愛其人。故及其樹。若云見樹思人。則樹亡而
思止矣。非詩意也。羨。慙。說皆偶寓之詞。猶戀如此。故
曰甘棠且愛之。况其人乎。

行露

小序云。召伯聽訟也。後儒遂真以爲貞女對獄之詞。果爾。則文王之化。行於女子。而格於丈夫。亦不通之論矣。愚謂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明。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諱。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曾待斷於召伯也。

羔羊

顧仲恭云。古訓曰。素絲以英裘。則三英五純。其義寔

同。非三英極其華。五純極其朴也。此是大夫常服。然唯安於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儉矣。在公之委蛇。不可信也。退食之委蛇。真委蛇也。可想見其胸次矣。節儉正直。原小序中斷意。非詩人口中語也。只閑閑敘其服飾。其容貌。而大夫之美。思過半矣。時說不能不說出。又欲不分項。大可嘆。

附錄

詩故云。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宜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股見稱。卽其事矣。純

絨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值。敵數羊裘。以尚節儉。故寧羊裘。人不自然。賢者特甚。苟着一節儉於胸中。縱不露于大廷。必不能渾忘於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殷其雷

典意以在違二字相照。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逆。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時說解振振云。信必不爽。生死之約。厚必不薄。夫婦之倫。詩意似不說到此。

標有梅

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焉。故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巳是期盡蕃育之法。况標梅為初夏之候乎。曰七兮。三兮。暨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盡而始味也。迨吉。迨今。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曰庶未定之詞。曰士禮義之人也。或曰。子以行露死麕。為女子自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標梅之義何居。曰。卽此意也。是時人情湧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所托。以畢世。蓋

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爲風而採之。且上古朴衷。有情必露。不似末世。曾懷中毒。而外作強顏。噫。此之謂真廉耻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上。曰實命不同。隣于怨矣。朱子云。怨的亦須還他些。怨此語最妙。但怨之情。不勝感之情。便是怨而不傷。是風之正也。疏云。諸侯九女。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姪姊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兩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遍。云見星往還者。昏則昏往還。旦則旦往還也。若作昏往旦還。則當

夕矣。所以宵征在公者。以此抱衾禰者。以此。是之謂命也。或曰。是誓御之賤妾。非九女之媵妾也。

江有汜

小星怨不勝感。江汜怨不勝喜。江之必有汜也。渚也。汜也。猶嫡之不能無媵也。此理勢之必然也。此興意也。悔而相安。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亦勝行時大喜。過望而遙相擬議之詞。非必實有此事也。然既傷之。則亦人情之所必然矣。小星江汜詞。無怨怒意。實悲涼。何如穆木蠡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自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賤棄之物也。欲取之者。必用白茅。見微物必有藉也。况有女當婚姻之正。吉士不思以禮將之。而顧誘之乎。次章曰。有女如玉。則貞潔可知。而不當誘。益明矣。皆反興也。舒而脫脫。言不當棘欲而當度禮義也。無感我帨。言我之身。必不可犯也。無使厖吠。言我之家。必不可近也。三章詞以漸嚴。皆貞女幽獨自固之詞。非必有其人也。與行露同意。小序云。惡無禮也。惡字精甚。女子二十而嫁。婚姻之時也。所謂懷春者此耳。非當春而有懷也。

何彼穠矣

通詩以和敬為主。唯有和敬之德。故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可稱耳。不然。卽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以唐棣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褱衣爲上。褱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續總服。則褱翟也。曰曷不肅雍。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宜無望其肅雍也。今豈不肅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綱也。武王五男二女。長適胡公。王姬當其次也。齊

侯之子無考。武王伐紂，始封太公爲齊侯。此亦武王時詩也。係之二南，明和敬之德。自文王太妣來也。疏云：采自南國，故係之南。

騶虞

舉一葭一疋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推矣。此非樽節愛養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亭毒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哉。故以騶虞嘆之。仁心自然，卽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附錄：小序云：鵲巢之應也。詩故云：非也。記仁愛之及庶物也。葭蓬記其時，疋從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

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者，隱痛之詞也。呼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疋而取一焉，明不掩羣也。騶虞之爲官也，顯矣。毛傳云云。夫白虎黑文，爾雅釋獸所不載，豈其然乎。愚謂葭蓬記春蒐之時，不待言。以一發爲一矢，似太虛。不合三驅之義，當作獸盛爲是。因言春田獲多如此，吁嗟乎。將騶人範馳驅之力，歟。將虞人厲山澤之功，歟。意若歸功於二官者，而二官卒不能有也。則侯之仁及庶類，不言而瞭然矣。

詩經說通卷之一終

